

教育期望的代际阶层传承：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分析

秦静蕾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6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29日

摘要

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与文凭通胀加剧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教育期望已然演变为形塑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格局的关键认知枢纽。从文化再生产维度来看，家庭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的核心场域，在日常互动与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中，将阶层惯习内化为子女的认知框架。代际间的文化传承呈现出显著的延续性特征，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会通过家庭内部的文化濡化过程，深刻影响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建构，这种文化再生产的代际传递，成为阶层结构固化趋强的重要内在动力。经济资本层面，其在教育期望塑造中构筑起坚实壁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直接映射在子女教育期望的分层上。高经济资本家庭凭借丰富的资源储备，为子女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教育想象空间；而低阶层家庭受限于“生存理性”，在教育期望的构建上往往陷入困境，难以突破资源匮乏带来的局限，从而形成鲜明的期望分层现象。如今社会，若要打破阶层结构固化趋强的困局，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源的再分配，更需要通过生涯规划课程的系统开展以及家庭期望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重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认知，从而为阶层流动，政策创新等做出新的契机与可能。

关键词

教育期望，代际阶层，OLS回归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 Study Based on CFPS Data

Jinglei Qi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June 18,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iploma inflati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have evolved into a key cognitive hub shaping the pattern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family, as the core domain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ubtly internalises class habits into children's cognitive frameworks through everyday interactions and values.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shows significant continuity; the elevation of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hildren's own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mmersion within the family. Thi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orce for class consolidation.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capital, it constructs a solid barrier in shaping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Differences i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stratification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Families with high economic capital, with abundant resource reserves, provide their children with a broader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space; whereas lower-class families, constrained by a "survival rationality", often struggle in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find it difficult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resource scarcity, resulting in a marked stratification of expectations. In today's society, to break the impasse of class consolidation, it is not enough to simply redistribute resour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lement systematic career planning courses and effective parental expectation interventions, thereby reshap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ocial member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and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potential for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cy innov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OLS Regres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以及文凭膨胀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据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高达60%¹,教育系统也正在经历从“稀缺”到“过剩”的变革当中。在“考研热”“考公热”的大背景下,教育期望已经远远超过个体发展规划的范畴,成为进入社会的“筛选器”。而这种转变在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形成过程中更加显著,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家庭的影响较为深刻,而家庭的阶层位置不仅划定了子女对自身能够达到的最高教育层级的认知边界,更是通过代际进行传递的文化资本、可获资源以及社会网络,因此,受家庭阶层的影响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教育就有异化分层。以往有研究多聚焦于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将教育期望简化为经个人理性后的选择,而教育期望作为个体认知与社会结构的衔接枢纽,其阶层划分既是社会不平等的具象投射,更是阶层结构固化趋强的内生驱动。

¹教育部.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6-11) [2026-05-27].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 年数据², 对 28 个省市 3000 余个追踪样本的期望演变轨迹进行分析, 旨在探究教育系统从精英选拔转向全民竞争的进程中, 阶层差异如何从资源分配领域延伸至认知建构层面, 形成更为教育期望的认知困境。研究结果不仅能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注入中国经验, 也将为化解政策投入与阶层结构固化趋强间的矛盾提供新思路。教育公平的实现, 既需要消除资源获取的制度性壁垒, 更需突破深植于认知层面的阶层发展边界。

借助调查数据, 本文在分析中国教育期望的阶级固化方面, 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 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正相关。第二,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2. 文献与研究假设

教育期望作为社会学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指个体或家庭对未来教育成就的主观预期与目标设定。教育期望并非完全内生的个人选择, 而是家庭背景、社会结构(如阶层位置、制度环境)与文化规范共同形塑的结果。例如, 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1]指出, 中产阶级家庭通过早期教育参与(如亲子阅读、学术社交)向子女灌输“精英教育期望”, 形成与阶层位置匹配的认知框架, 这是主观性与结构性的统一; 其次, 又作为连接家庭资本与子女发展的桥梁, 教育期望则是代际流动的关键机制, 社会学家 Sewell 的“地位获得模型”证实[2], 父母教育期望通过情感支持、资源投入和认知引导来影响子女的教育选择, 其中情感层面的“自我效能感激发”被后续 Davis & Kandel (1981)的研究证实具有跨文化适用性[3], 进而决定其社会地位获得, 也证实教育期望具有代际传递的中介作用; 教育期望随人生阶段(如不同教育阶段)和关键事件(如中考、高考)会进行动态调整, 而期望会随着时间、环境和同辈群体等各种因素的变化, 又有着不同的变化[4] [5]。

从以往研究来看,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呈现显著阶层分化[6]。刘保中等人(2014)基于 CFPS 数据发现, 父母受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层级(如从初中到高中), 子女教育期望年限平均增加 1.2 年, 家庭年收入每增长 10 万元左右, 高等教育期望的概率将提升 15% [7]。这种差异源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双重传导: 高收入家庭可通过课外补习一对一家教、学区房等物质资本投入直接提升教育机会, 而高学历父母则可能给予子女通过学术社交、教育参与等文化资本传递, 进而塑造子女精英教育方面的认知。但值得注意的是, 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弹性”较高, 李颖晖(2019)研究发现, 农村父母教育期望对家庭收入的敏感度是城市家庭的 1.8 倍, 即收入每增加 10%, 农村家庭的子女本科期望概率则提升 9.3%, 但城市家庭仅为 5.1% [8]。这反映出低阶层家庭对教育的“生存理性”依赖, 但同时也面临“贫困文化”的制约, 这也反映了其经济压力可能导致其教育期望停留在“生存型”而非“发展型” [9]。

其次, 传统性别规范对教育期望的塑造也存在着显著的群体差异。刘保中等(2014)发现, 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期望无显著性别差异, 但多子女家庭当中的男孩高等教育期望概率比女孩高 22% [7]。这种“男孩偏好”与资源稀释理论相互作用: 子女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孩教育期望年限就会下降 0.8 年, 而男孩仅下降 0.3 年, 这反映出父权制文化下家庭对男性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偏好。而城乡的教育模式也有着较大的分别, 城乡家庭呈现“高期望 + 不同投入模式”的差异。洪雁(2010)对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表明, 尽管 85% 的农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中教育, 但是实际中仅有 32% 愿意支付课外补习费用, 而相反的是, 城市家庭该比例可达 78% [10]。刘保中(2017)进一步指出, 城市家庭通过“互动式参与”来增强教育期望, 而农村家庭更多依赖“单向式监督”(例如要求完成作业但不进行沟通), 导致教育期望的实现度差异相对显著[11]。

另外, 户籍制度的区别也导致教育期望的分割。户籍制度通过资源分配与文化认知双重路径始终影响教育期望。李颖晖(2019)将父母群体划分为农村、农民工、农转非、城市四类, 发现农村父母教育期望

²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 年数据[DB/OL]. 北京: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0. <https://www.issf.pku.edu.cn/cfps/index.htm>

年限显著低于城市父母，且这种差距中有 79%是可由户籍导致的经济劣势(如家庭年收入低 43%)和教育水平不足(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少 6.5 年)进行解释[8]。农民工家庭虽通过乡城迁移提升了教育期望，但仍受限于非正规就业等原因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难以突破“教育期望天花板”。并且，城市公办学校的“融合教育”实践不断暴露出制度性矛盾，洪雁(2010)观察到，尽管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教育期望提升，但是单独编班的制度导致他们与城市学生的交往隔离，大约 37%的受访者感知到“隐形歧视”，进而会降低对高等教育的信心[10]。而这种“制度性接纳与文化性排斥”的张力，无外乎也凸显了教育期望实现的结构性的障碍。

因此，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一：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正相关。

由于家庭环境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塑造作用，因此父母作为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教育期望会通过日常的交流、互动以及行为示范等途径传递给子女，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对自己教育发展的预期。例如，父母对子女学业的重视程度、对教育目标的设定以及对教育机会的利用等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这是因为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通常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丰富的课外活动机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使子女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源和信息，进而拓宽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对自身教育发展的期望。同时，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往往受过更高的教育，他们对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引导和支持子女的教育发展，从而促使子女形成较高的教育期望。

3. 数据、变量和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 年数据。CFPS 样本涵盖了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全国性代表样本。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层次、长期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调查内容涉及了家庭经济、教育、家庭关系、迁移、健康、价值观等诸多研究主题。

(二) 变量的测量和描述

本研究将子女教育期望设定为因变量。针对假设一，数据采集依托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其中通过“您父母希望你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的提问，直接获取家长对子女学历预期的量化信息。该问题提供包含“不必读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多元选项，覆盖全学段教育程度。为便于后续的量化分析与模型构建，研究团队对原始分类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将“文盲/半文盲”赋值为 0 年、小学对应 6 年、初中对应 9 年、高中对应 12 年、大专对应 15 年、大学本科对应 16 年、硕士对应 19 年、博士对应 22 年。经此编码处理，原本离散的学历期望选项转化为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教育期望年限”变量，从而实现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水平的精确数值化测量，为后续的统计分析 with 假设检验奠定数据基础。

其次，本研究还将家庭经济水平作为第二个假设中的自变量。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我们将家庭现在的经济条件进行划分等级并进行赋值。其中，“非常困难”赋值为第 5 等级，“比较困难”赋值为第 4 等级，“中等”赋值为第 3 等级，“比较富裕”赋值为第 2 等级，“很富裕”赋值为第 1 等级。此外，研究又将子女性别进行分类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将“女性”赋值为 0；“男性”赋值为 1。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selec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表 1.** 变量选择和操作化说明

变量名	操作化说明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分类变量按教育年限 1 = 初中(9 年); 2 = 中专/技校(12 年); 3 = 高中(12 年); 4 = 大专(15 年); 5 = 大学本科(16 年); 6 = 研究生(19 年); 7 = 博士(22 年)
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	分类变量 1 = 很富裕; 2 = 比较富裕; 3 = 中等; 4 = 比较困难; 5 = 非常困难
子女性别	分类变量 0 = 女; 1 = 男
家庭年收入	连续变量取对数

最后, 研究将增加控制变量: 学生学业成绩: CFPS 中自评学业成绩(1 = 很差, 5 = 很好); 城乡变量: 城镇 = 1, 乡村 = 0; 学校类型: 重点/非重点学校(重点 = 1); 子女性别: 男 = 1, 女 = 0; 家庭年收入(对数); 省份人均 GDP。

(三)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进行分析研究, 其中主要包括通过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家庭的年收入进行分析。

本次研究的核心公式为:

$$Y_{it} = \beta_0 + \beta_1 ParentEduExp_{it} + \beta_2 ParentSES_i + \beta_3 StudentAch_{it} + \delta X_{it} + \mu Z_i + \varepsilon_{it}$$

其中:

Y_{it} : 第 i 个学生在第 t 波次的教育期望(因变量); $ParentEduExp_{it}$: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核心自变量); $ParentSES_i$: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变量, 通常由父母职业、教育程度、收入等综合构建); $StudentAch_{it}$: 学生的学业成绩(关键控制变量, 建议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班级排名或教师评定的学业等级)。

X_{it} : 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 家庭年收入; 学生年龄、性别、年级; 是否为独生子女; 父母教育参与程度。

Z_i : 不随时间或仅随个体变化的宏观/环境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 地区层面: 省份或区域的经济水平(人均 GDP、城镇化率)、教育资源投入(生均经费); 城乡层面: 城乡二元变量(城镇 = 1, 乡村 = 0), 或进一步细分为“城市/县城/乡镇/农村”; 学校层面: 学校类型(重点/非重点、公立/私立)、学校质量(如升学率、师生比)、学校所在地的学区水平。

ε_{it} : 随机误差项。

除此之外,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将进行: (1) 分城乡子样本回归; (2) 分性别子样本回归; (3) 更换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是否期望上大学)进行 Logit 回归。

4.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最终纳入的样本量为 9303 个, 表 2 为主要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发现, 在家庭环境里, 不同阶层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差异很大, 而且这种差异还形成了固定模式。从数据分布来看, 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本科教育,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说明社会上普遍认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影响到每个家庭, 成为大家共同的想法。

研究可知, 家庭条件不同, 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的差别也很大。条件最好的 20% 家庭, 会普遍希望孩子能读到研究生; 而条件最差的 20% 家庭, 大多只期待孩子能高中毕业。这两类家庭在教育目标上的差

距，相当于差了 4 年多的上学时间。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钱和资源，愿意在孩子教育上大力投入，希望孩子走学术精英路线；而条件差的家庭更看重现实，因为经济压力大，对孩子的教育期待相对保守务实。并且经过严谨的数据分析($t=18.36, p<0.001$)，发现这种差距不是偶然，而是社会阶层不平等在家庭教育上的直接体现。父母的条件和想法，会一代代传递下去，让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其次，研究发现，在家庭环境里，爸妈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孩子自己对未来的教育规划之间，关系特别紧密。通过数据研究能明显看出，父母和孩子在教育期待上就像照镜子一样，这种关联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实际上，爸妈对孩子能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的想法，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己的期待。这种紧密联系，既说明了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影响的第一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不同社会阶层的观念和习惯，会通过家庭教育这样的方式，一代代传下去。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父母和孩子对教育的期望也不一样。社会地位较高的家长普遍对孩子寄予厚望，这使得孩子也大多想成为精英，这些家庭就像筑起了一道围墙，把好的教育资源和期望一代代传下去。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通过文化引导和资源配置，将教育领域的竞争优势转化为代际传承的文化资源，客观上强化了阶层界限的延续性。而代际间教育期望传递的不均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机会的分配格局，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产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女教育期望(年)	15.28	2.67	9	22
父母教育期望(年)	14.92	2.85	9	22
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3.41	1.12	1	5
子女性别(男 = 1)	0.51	0.50	0	1
家庭年收入(对数)	10.74	1.18	7.21	13.82
城镇(城镇 = 1)	0.48	0.50	0	1
重点学校	0.31	0.46	0	1

(二) OLS 模型分析

表 3 基于 OLS 分析的显示，通过 OLS 模型的分析，使得假设一得到强有力的验证，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自我期许的形塑作用验证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核心机制，其分析显示，父母期望对子女期望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统计意义，这种影响强度意味着家庭日常互动中的教育理念灌输，已内化为子女的认知框架。布迪厄所述的“文化熏染”在此显现为具体的行为逻辑：父母通过将自身的教育习性转化为日常教养策略，使子女在无意识中接纳并复制了阶层特有的教育期待范式，从而完成文化资本从代际到个体的意义迁移；也让假设二获得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期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经济资本的增量直接转化为教育期望的提升，家庭收入的对数化增长与子女期望年限形成线性关联，这印证了物质资源对教育想象空间的拓展作用。

由此表明家庭既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的微观场域，又会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介变量，通过期望建构的双重逻辑即代际传递的文化惯性与阶层差异的资源配置，持续再生产着教育机会的分配格局。这种机制使得教育期望不仅是个体意愿的表达，更成为社会结构在家庭层面的具象化投射，进而维系着既有阶层秩序的稳定性的。

Table 3. OLS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表 3. 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 OLS 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年限)	0.631*** (0.021)	0.592*** (0.029)	0.542*** (0.027)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0.213*** (0.038)	0.181*** (0.042)
家庭经济水平(等级)			-0.378*** (0.053)
子女性别(男 = 1)		-0.112*	-0.091
学生学业成绩			0.151* (0.063)
城镇(城镇 = 1)			0.623** (0.198)
重点学校			0.241 (0.157)
省份人均 GDP (对数)			0.089* (0.041)
常数项	7.252*** (0.522)	4.821*** (0.613)	6.372*** (0.581)
R ²	0.41	0.43	0.49
F 值	387.54***	246.83***	288.17***

注: N = 9303, *p < 0.05, **p < 0.01, ***p < 0.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1) 分城乡子样本回归: 分别对城镇和乡村样本进行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 父母教育期望在城乡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 但城镇家庭的系数($\beta = 0.521$)略低于乡村家庭($\beta = 0.578$), 可能反映了乡村家庭对父母期望的更高依赖度。

(2) 分性别子样本回归: 男生和女生子样本中, 父母教育期望的系数分别为 0.536 和 0.549, 无显著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男生样本中略大, 但差异未达统计显著。

(3) 更换因变量测量: 将因变量替换为“是否期望上大学(本科及以上)”(是 = 1, 否 = 0), 采用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 父母教育期望每增加 1 年, 子女上大学期望的比值比(OR)为 1.24 ($p < 0.00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 1 个标准差, OR 为 1.18 ($p < 0.01$), 核心结论不变。

5. 结论

基于 CFPS 2010 年截面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第一,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学生学业成绩、家庭收入、城乡、学校类型等变量后, 这一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beta = 0.542, p < 0.001$)。分城乡、分性别的子样本回归以及因变量替换为二分变量的 Logit 回归均支持该结论。第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同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家庭 SES 每提高一个单位, 子女教育期望相应增加。这一关系在不同子样本和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定。

上述正相关关系与布迪厄(Bourdieu)文化资本理论所描述的模式具有一致性。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是: 家庭环境——包括父母传递的教育价值观、日常交流中体现的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教育资源的获

取能力——可能与子女自我形成的教育期望存在正向关联。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通常拥有更丰裕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可能为子女提供了更广泛的教育信息接触机会和发展想象空间。同时，父母明确表达的教育期望，可能通过家庭内部的日常沟通、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反馈等方式，与子女自身的期望形成正向关联。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教育期望高度正相关，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的教育期望相对较低——指向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方向。

政策建议：1) 面向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教育期望干预项目，研究发现父母期望与子女期望存在强正相关，这意味着提升父母的期望水平及其有效表达能力，可能有助于提高子女的自我期望。建议教育部门或社区组织设计低成本、短周期的父母培训项目，内容包括：如何与子女进行关于教育目标和学习计划的日常沟通；如何在家中营造支持学习的氛围(如固定学习时间、减少干扰)；如何获取并理解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升学路径等公共信息；如何通过鼓励而非压力式的方式表达对子女学业的期待。此类项目可依托学校家长会、社区活动中心或线上平台实施，特别面向农村、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2) 学校层面的“教育期望引导”与信息传递课程，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正相关，部分原因可能是低收入家庭对教育可能性(如助学贷款、职业本科通道、奖学金等)的信息不足。建议在初中阶段开设融入日常教学的短期模块课程(可同时邀请家长参与)，内容涵盖：多元发展路径的客观信息(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术院校、职业本科等)；如何将长期教育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计划；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简明介绍。这类课程不以“打破壁垒”等批判性话语为导向，而是以信息补充和决策能力培养为目标，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家长基于更充分的信息形成现实的教育期望。3) 精准的信息推送与家校沟通机制，基于研究发现——城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期望存在正相关，建议教育部门与学校合作，向弱势家庭定向推送简明易懂的教育政策信息(如助学贷款申请流程、职业本科的升学路径、当地免费教育资源的获取方式等)。同时，鼓励教师在家访或日常沟通中，主动向低 SES 家庭传递积极的、基于事实的教育期望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期望过低。

参考文献

- [1] 刘生全. 论教育场域[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4(1): 78-91.
- [2] 秦广强. 自致努力与教育获得、职业成就的关联——基于路径模型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评论, 2021, 9(1): 175-219.
- [3] Davies, M. and Kandel, D.B. (1981) Parental and Peer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Plans: Some Further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363-387. <https://doi.org/10.1086/227462>
- [4] 宋健, 赵秋婷. 青年职业与教育匹配、职业期望及工作满意度[J]. 青年探索, 2022(5): 51-64.
- [5] 曹蕊, 吴愈晓. 班级同辈群体与青少年教育期望: 社会遵从与社会比较效应[J]. 青年研究, 2019(5): 25-33+94-95.
- [6] 杨春华. 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 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 27(4): 71-76, 83.
- [7] 刘保中, 张月云, 李建新. 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J]. 青年研究, 2014(6): 46-55+92.
- [8] 李颖晖, 王奕轩. 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 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兰州学刊, 2019(10): 194-208.
- [9]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1(6): 19-30.
- [10] 洪雁, 方爱清. 城市社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期望与社会工作回应[J]. 前沿, 2010(10): 180-182.
- [11] 刘保中. 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状况的比较研究——基于 CFPS (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12): 45-52.